

集部

西山文集卷三十二

宋 真德秀 撰

講義

代劉季文浦城縣庠四德四端講義

人之為人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為三者葢形有小大之殊而理無小大之間故也理者何仁義禮智是也人之有是理者天與之也自天道而言則曰元亨利貞自人

道而言則曰仁義禮智其實一而已矣自楊子雲作太玄以四德配五常後儒因之論述衆矣然其發明精切未有如文公先生者也文公之說曰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於此故於時為春於人則為仁而衆善之長也亨者生物之通物至於此莫不嘉美故於時為夏於人則為禮而衆美之會也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故於時為秋於人則為義而得其分之和也貞者生物之成實理具備隨在隨足故於時為冬於人

則為智而衆事之幹也深味斯言人與天地本一無二而其所以異者天地無心而人有欲天地惟無心也是以於穆之命終古常新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又元一通一復循環而無間人之生也初皆全具惟其有形體之累則不能無物欲之私故當其惻隱之發而有以撓之則仁不能充矣當其羞惡之發而有以奪之則義不能充矣恭敬是非之發亦然此孟子所以惓惓於充之一言也葢善端之發其始甚微亦猶陰陽之氣兆

於二至初皆眇然而未著也迨陽浸而長至于正月則天地之氣和而物皆發達矣陰浸而長至于七月則天地之氣肅而物皆收斂矣天地無心其生成萬物之理皆自微至著蓋無一歲不然者人能體天地之心以為心因其善端之發保養扶持去其所以害之者若火之然因而嘘之若泉之達因而導之則一念之惻隠可以澤百世一念之羞惡可以正萬民堯舜之仁湯武之義所以與天地同其大者以其能充之也桀紂豈無仁義

之心哉其所以與禽獸不異者以其遏絕之也故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能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嗚呼孟子之言痛切至此其可不深思所警哉今者王春朔旦四德之元實肇於此故竊孟子大易之義與朋友共講焉欲吾儕於此深自警者知吾心之德即天地之德必當戰兢朝夕不敢失墜至於一念之萌則察其所發果天理邪抑人欲也如其發於天理則充而長之發於人欲則窒而絕之功用之久義理自明人欲自將退聽

天地之所以與我者庶乎其可保矣夫如是然後不失其所以為人之理若夫顛倒於利害之途昏迷於嗜慾之境善端泯絶正理消亡則孟子之所謂非人也可不懼哉某不敏方將以此自警吾黨之士儻有志焉則所謂求仁之方繼此當相與切磋講究之而不敢有隱也

策

館職策

問堯舜之盛野無遺賢而用人之際猶曰試可乃已

又曰明試以功吾夫子亦曰其有所試矣今之仕者鮮不由試而進寒畯之試固詳而任子亦試於銓選至若宏詞博學既中科目將登之儲材之地宜無待於試而給扎玉堂厥有故事正欲詳詢當世之務上裨國論合於古而宜於今以見有用之學非止角空言而已也厥今多故類非一端聖上宵旰於上二三大臣百執事相與圖回於下未始於日不孜孜也鄰邦革心尋復和好謂三邊粗有息肩之望則可耳體

國之士方懐憂隠夫竭民力以養兵正以備一日之用及其禦敵乃驕惰而無功暴露者以時升轉既與蒙犯矢石者無以異而供億浸廣殆未知善後之計召募敢勇嘗賴其力講解之後何以為駕御之方招收雄淮未見於用名數實繁何以為贍給之費餱糧既無贏蓄漕運又多不通然則欲為久遠之圖莫留屯若也數十年來大畧可覩至於今日又有甚難將委之民則土曠人稀必至鹵莽將責之兵則操戈負

耒耒免扞格又況流離顛頓之餘戍役驅馳之久其誰任此無已則復力田之科盡捐賦租勸之墾闢然必藩籬既固民生安堵而後可為非可以遽舒目前之急也裁楮為幣而價日削藏粟多閥而糴日增時雨方通遺蝗復起事至而應則慮有噬臍之悔先事而圖則孰為徹桑之急伊欲用李悝之平糴采晁錯之實邊蕭何諸葛之餽運充國棗祗之屯田以至昭義步兵雄邊子弟擇而用之豈無其說矧今更化方

新而治效未著求言甚切而士氣未伸講明有素毋憚敷陳碩畫嘉謀不患不見於用也

對愚竊惟今日事勢有深可畏者二亟當圖者三有不足慮者四進言者皆曰和議可恃也邊虞可弭也是固不足與論謀國者也至於憂時慷慨之士相與講畫利病又不過曰兵冗而罔功財耗而弗贍二三大臣討謨於其上羣臣百執圖議於其下亦既悉矣吁亦嘗思宗社安危之機國家憑藉之本乎愚不佞蓋嘗汎觀古今

之變大抵盛衰强弱之分不在兵力而在國勢不在財用而在人心誠使國勢尊安人心豫附運掉伸縮惟所欲為以之治財則財可豐以之治兵則兵可强其機易回而其事易察也惟夫吾之所恃者國勢也而操持不定無以過其趨吾之所恃者人心也而繫屬不加無以保其固百度搶攘衆志渙散天下之患方悵然未知底止之地雖兵財之畫日討月究何益哉思昔寶元慶歷間中外多故夏人畔命兵事繁興於是保毅有軍武衛

宣毅又有軍始置於陜西繼行於諸路天下之兵九百萬而不勝其冗矣三路入中芻糧之直為緡錢歲千萬而度支以匱告矣宣毅所在驕橫西陲兵數屈衄而軍律弗嚴師不用命矣一時事變殆類岌岌而仁宗潛回默制迄成萬世之安葢其網維國勢統繫人心有出於兵財之外故也熙豐大臣罔克知此徒見嘉祐末年事類少弛思一甦而新之志於彊兵則保甲戶馬之法立志於裕財則均輸手實之令行一意紛更立圖近效抑

不思國勢已搖財將焉用人心弗固兵豈足恃哉然則論治於今日先其所可畏而後其所不足慮可也何謂不足慮者四曰兵驕惰而無用也賞輕濫而亡節也敢勇之招難於控御也雄淮之招難於贍給也然察之有方圖之有要初非沈痼不治之疾紛錯難理之緒也且兵之驕惰亡用者豈非擇將未得其人乎古之用武者不急於治兵而急於選將將之怯勇兵實係焉故天下無必勝之兵而有不可敗之將往者柄臣妄意規恢之

圖而沾沾多易之小人窺見風指莫不抵掌而談兵或以賄求或以技進柄臣弗察以為得天下之真勇也命之以總戎付之以分閫即鹿無虞茍圖集事一旦師出情見智窮不待敵鋒之交而魄先褫矣泗水之捷乘勝鼓行可也縱兵鹵掠而弗進壽陽之役扶義直前可也望風選懦而自潰東海之戰兵刃方接回顧主帥已卷旆而趍矣昔之良將有敺市人而決勝者今以素拊循之士使之即敵宜若易為功也而所向輙衂反甚於市

人是豈兵之罪哉葢未明乎擇將之方而已矣賞之輕濫亡節者豈非御將未得其術乎昔人有言御將當如養鷹饑則為用飽則颺去故取一城則升一級破一敵則進一階漢祖待樊酈之徒用此道耳往者柄臣褻玩公器不問軍校之能否一以隆名峻秩假之以芻牧下材而處都節防團之貴兵未用而寵已踰功未成而志已溢矣兩宣諭之遣曽未旬月自瑣闥而躐中司自二卿而長戎部此猶曰以重其事權也荆襄淮甸之師有

未嘗從師而以破敵聞未嘗赴援而以解圍告上下相蒙不攷功實猥曰激勵顔行不容靳此抑弗思將帥亡功而冒寵欲士卒之亡覬倖得乎然則暴露之賞與蒙犯矢石者亡以異亦勢然也官資陞轉動踰萬數祗以塞一時之觖望而不計其窮詰身易醉何以異此是豈獨行賞太濫之罪哉蓋亦未知其御將之術而已矣敢勇之招雄淮之招固將為捄戎容壯邊備計也然徒賴其力而紀律不嚴欲多其數而差擇不審昔人未嘗不

募民兵也然既募之後則有紀律馬馬燧之練成精卒是也方募之始則有差擇馬馬隆之立標簡試是也曩者申命諸州發徒隷召驍勇繇江湖福建來者嚚嚚隨突鷄犬一空道路蕭條亡異冦掠迨至轅門乳臭之將擁以自衛豢如驕子不敢誰何雖其守禦粗立寸功而意氣陸梁寖不可制是以偏俾小校敢陵主帥一旦執而戮之衆怨交譁則紀律素亡之失也曩者漕臣急於增戍創雄淮之額優廪給之數揆之他軍厥費三倍萁

誘其來而不知民之可為兵者不若是之夥故浮脆孱弱得以挂名尺籍間舊兵失亡者未除新兵增益而亡藝舉十餘萬之衆而廩食縣官不待智者知其難繼矣是以瞋目語難攻剽迭起前者誅夷後者靡戒恣睢為患未知所終此則差擇不嚴之過也雖然起弊有源捄弊有機夫列營分戍坐縻廩稍捐軀思報孰亡是心至於臨敵乃不效命是豈亡其故乎登壇授任既多非人苞苴權門藉以取辦推膚剝髓固卹怨恫平時亡以繫

其心緩急何以責其力今公道宏開賄路已絶而豐殖自私猶前日也伊欲畠藻相歡投石思奮則掊克之禁盍從而申嚴之且今江淮有制閫荆蜀有宣威而諸道又有總餉謂宜明詔丁寧委之糾察小或科斂紲罰隨之則士飽而歌惟恐不用何驕惰之足憂夫班賞太醲旣難追咎供億寖廣誠為後憂今興利之源搜抉畧盡公私赤立毫縷亡贏執券責償何以厭塞昔中興之初韓劉諸軍戎伍之間高爵居半左武名隊他又可知仰

窺聖謨不過酌經費之常蠲煩蠹之目瀦蓄餘羨惟以賞功士心既愉國用亦濟今安邊置局廣行拘摧誠能毋狥近習之私樂伸有司之請點檢諸庫本名激賞誠能罷内帑緡錢之獻佐大農調度之公至於宗藩戚畹之好賜可損者損之掖庭尚方之用度可約者約之則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以之贍兵何供億之不繼敢勇之驕固難駕馭剽聞主將懲其桀驁浸懷踈忌之心忌則愈疑踈則愈怨上下猜阻何以自安謂宜風諭將臣明

示威信披露心腹待以勿疑庶幾人有固心然後吾法可用此駕馭之術也雄淮之冗固難贍給比嘗頒命王人稍加沙汰而分隸諸州所存尚半賦粟之數未易支吾酌諸僉言僅有一策盍沿江諸屯虛籍萬計丙寅之戰失亡倍多權臣重咈人情未始嚴其考核今朝綱方肅威令一新及今舉行疇敢異議待其簿録來上因以其衆改隸正軍廩給不增區處適當何憚何疑而弗亟為此贍給之方也今之議者慮餽糧之乏閔漕運之艱

則欲講留屯之利復力田之科重楮幣以流通廣和糴以備具為計悉矣然嘗思之留屯之便古有成規處兵之法亶為至要然民狎於野必邊鄙不聳之餘今烽燧相望未易講此異時流通既復民有奠居分給閒田俾之開墾計其步畝命以出兵雖非屯田之名隂有寓軍之實此斷斷可行之策也若夫力田之科漢人用之厥有成效今欲祖其遺智募民使耕固為博利然須講求成畫乃可以漸推行夫守令以勸農命官相視川源出

入阡陌葢其職也莫若下力田之詔俾之圖上便宜磨以歲月徐就經理則民裕兵强可漸致矣楮幣日輕本由錢乏厥今滲漏非止一塗有如儲蓄於大家坯銷於工技闌出於邊關上下共知矣邇年以來又有冶戸毁錢為銅之弊獨不當併嚴其禁乎泉貨周流楮價自重不然雖多方称提未見其可也和糴之策初非厲民曩之將命非人計産科率並縁苛擾以濟其貪而藏粟之家始憚與官為市矣今供餽尚繁未容遽已莫若倣本

朝入中之制豪民大賈輸粟於邊而受錢都内則約束簡便人所樂從不然則名雖和糴其實白奪詎不為根本計乎凡明問所逮曰兵曰財愚既熟數於前矣若夫宗社安危之機國家憑藉之本厝火積薪懔焉可畏者其敢不為執事陳之何謂深可畏者二更化以來將半載矣以鄉者國勢之杌揑今當轉之以安强以鄉者人心之驚危今當易之以帖泰然自其國勢觀之形體雖安而命脉則未固技葉雖茂而根本則未充敵人窺覦

要索亡已俛首請命屈意買和削弱之形苶然其不振也自其人心觀之則畿甸之間憂疑轉甚遠近之衆愁痛未瘳訛言喧騰殊駭觀聽物情恟恟幾不皇安危亂之兆凛乎其可懼也夫綱維國勢雖非一端究極其源未有不自大權之不分始今日之權誠歸矣然竊弄之私依憑之巧顧豈無可慮者乎自昔人主不必奮然獨運而後為權歸於上也政令出於公朝而不使有由中之漸耳目寄於言責而不撓於近倖之私則權雖在人

未甞不在已也非必靡然不自總攬而後為權散於下也内庭外朝之勢隔而信任有所偏宦官女謁之情親而聽受有不察則權雖在已未甞不在人也迺者柄臣氣燄薰燎豈一旦所能為哉漸漬之深彌縫之久人主墮其中而不自覺焉耳此大權之易分愚所以憂國勢之未振也統繫人心非有他技揆諸聖賢之論所欲與之所惡勿施耳自權倖用事愎諫遂非凡所罷行惟意是狥北伐之舉童稚憂其必敗僨帥之遣奴隷知其非

材而狠心自庸曽弗之卹前車之覆今可戒矣夫天下之勢如一身然血氣周流亡所底壅則身安而疾去公論在人亦猶是也防川之潰不如徐導惡人之謗不如勿為愚不知日者檻送降附之人函發姦臣之首通國譁然以為不可而上之人冒行弗顧何也諉曰斷決大事不容道謀常人之情難與慮始則衢室之問外朝之詢不若商鞅治秦之為得也軍興以來民病極矣内地罷於轉餉邊甿斃於干戈民雖嗸嗸不忍怨畔者以權

臣實為之而上弗與耳今九重厲精衆正協贊獨柰何為此重失人心之舉乎輦轂之下口語萬端更相扇揺如難將作雖譸張為幻盛世所無而吾固有以召之也小人怨詈無皇自敬德之意而有司以嚴刑峻罰止之果何異於偶語之禁邪此下情之尚鬱愚所以慮人心之易動也夫吾之所恃者國勢而常患乎易揺吾之所恃者人心而常慮其易動天下國家何所賴以植立敵人何所憚而不敢侵伐乎今之議者則曰鄰邦革心盟

好載講兵祲將洗民瘼可蠲吁為是說者媮安目前可
也經邦長慮夫豈其然且用兵以來敵人假和以誤我
者凡幾見矣靖康之事愚弗忍言姑以紹興以來觀之
王倫之使未旋而兀朮之師隨舉秦檜之約既堅而金
主之盟終渝變態靡常難可深恃堂堂大國不思所以
自立而索然聽命無復生意猶為國有人乎雖然和未
為非策也愚之所甚畏者和議既成邊警既撤燕嬉愉
樂爭厭其私禍本亂萌有不在疆場之外而生於戶庭

之間者是則深可憂也夫畏其所可畏憂其所當憂則維持國勢繫屬人心者將奈何曰愚所謂亟當圖者是也何謂亟當圖者三曰戒近習曰畏小人曰拯民命夫謂之近習固人主之所親而易褻者也情親而勢易褻則巧佞易入干請易行巧佞入則主聽昏干請行則朝綱紊世之人主悅其順已縱而弗制終至於不可制者多矣今公道昭融固亡此患獨嘗竊怪邇者一二除授或煩宸筆雖以大臣執奏而竟寢然左右請謁之私益

不能無撓成憲者矣其漸誠不可長也閽寺之臣得罪
君父屏之遠方終身勿齒夫奚庸卹而一旦放還之命
忽繇中出甚至卻東省之奏而必欲書行則是屈紀綱
而庇姦倖尤非所望於更化之日也夫人臣出力以抗
權近非為身計為朝廷惜法度為人主惜舉動耳萬一
主意少移讒諂面諛乘之而入則貴為天子不得自由
之言有時而熒惑矣正論不聞讒諂得志威福之柄不
歸之近習而誰歸哉愚故謂近習用事之萌不可以不

戒也雖然近習之親昵固人主所當戒而小人之窺伺尤人主所當憂葢近習之與小人實相唇齒以濟其私者也方柄臣得志之始權任尚輕機㭱尚淺未至蕩然亡所制也惟夫外庭小人志在附麗於是煽其欲熾之餤導其方決之流而柄臣之勢始滔天燎原而不可遏梟狐獻凶更唱迭和知其欲去異已則教以攻僞學之名知其欲盜兵權則教以舉大義之說胎孌雁毆至於斯極何往非小人之罪哉近者天日清明昭示顯罰然

所謂小人者貪利嗜進無時而少忘彼既為衆正之所不容則必有他繆巧以希進異時報復之念益已萌於今日擯斥之初要不容於不慮也元祐間衆賢在位章蔡諸人固甞明正其罪而不能保其不反噬於十年之後小人之根不易拔也如此為今之計必君子有自安之勢而後可以遏小人復進之萌必人主有一定之見而後可以伸君子欲行之志雖然未易言也昔司馬温公光力變新法有以異時報復為言者公曰天若祚宋

必無此事夫使正人端士不能保其事之不變而委其數於天亦可嘆也然則今日之事可不深圖而豫計哉愚故謂小人復進之漸不可以不畏也兩淮之民流離饑踣凡二年矣易子析骸暴骨盈野亦可哀矣朝廷以實意賑卹有司以文具奉行而惠不及民矣向者復淛右圍田而俾之耕徳至渥也或曰淮堧之農習於鹵莽而不諳淛右種藝之法吁天下焉有不可耕之田又焉有不能耕之農特有司勸誘之未至耳亡已則賑卹之

一策其最急乎日者嘗命王人分往賑業誠足見九重仁民之心然其説曰資之俾還故土也獨不念長淮千里莽為邱墟彼其無聚廬以託處也無牛以耕而無穀以播也小小賑給緣手而盡又將索之枯魚之肆矣彼民何辜使至此極邪竊慮謀國者不過欲為流民復業之名而非真有饑溺由己之意充此念也何以復和氣何以感民心昔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

得則反諸其人乎抑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夫距心列國一大夫耳猶知民死為已之罪況居代天理物之地者其可不知所以自愧乎國之與民相依而立上有捄菑卹患之實政則下有仗節死難之誠心今委民溝壑而不之顧一旦警急何以責其疾視長上之死而不救愚故謂生民垂絶之命不可不拯也夫惟國勢之未定人心之未安上天至仁於焉示戒自春以來所至旱暵鷙蟄甚久雷始發聲遠方近郡種不入土

者往往而是螟蝗遺孽復出為裁良苗方新戕賊殆甚災異之見未有稠於今者也日者都城雨雹為變尤鉅考諸傳記大抵以為陰脅陽之證而雨雹於夏其應為兵雖然此猶出於京房劉向之說也若乃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雹者二質諸當時之事歷歷可驗方僖公之時季氏世卿公子遂顓權政在大夫萌芽於此故雨雹於秋昭公之時季孫宿襲位世卿握兵擅朝卑弱公室故雨雹於春然猶未若盛陽之月為沴之尤者也按東

漢五行志所書永元以後雨雹數見而以夏書者十蓋姦慝用權陰類盛長實根源於安和之時以人占天若合符契此愚於壬申之異所以痛哭流涕深陳於奏篇之末也大抵銷變召和不在乎他在人主一念間耳夫惟誠身正家以端出治之本則變可銷惟遠讒邪戒私昵以防壅蔽之患則變可銷至於綱維國勢繫屬人心亦皆格天召和之機括也竊聞雨雹之夕星變隨見占者以為君臣俱憂嗚呼天非獨愛吾君亦愛吾大臣矣

厥鑒昭昭亡異告語廟堂之上盍思所以答人心而解
天意乎皇上淵默謙冲仰成輔弼自昔大臣待遇之隆
寵任之厚莫逾於今國步多虞人心胥動自昔大臣經
綸之艱負荷之重亦莫逾於今夫惟弘毅任重不擇夷
險而後可以康國步至公血誠俯仰亡愧而後可以收
人心不然苟且偷安以位為樂虚老歳月坐失事機天
意莫回災害洊降則天下之事將有不可為者矣何止
兵財數端之足慮哉詩曰心之憂矣不皇假寐愚不勝

惓惓

策問

問内外八事試喬行簡　揚汝明

問昔者洙泗之論治曰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聖人事業固非後世所可及而當時門人弟子若由與求所以自許者不曰比及三年可使有勇則曰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夫二子固為高弟其望聖人遠矣而其所自許則無異於孔子豈聖門講貫規模大畧如此歟由果求

藝聖人皆嘗以從政許之矣今也於由之對則哂之意者不惟哂其為國之不以禮抑師旅饑饉之餘憂乎甚難而由也言之太易歟恭惟皇上厲精更化三載于兹矣向也挽回天下之勢於靡弊膠轕之時若甚難矣而為力反易今也整齊百度於大綱既舉之日若甚易矣而論者顧病其難豈圖回經理未得其方歟抑今日之勢果難於前日歟夫修德行政所以應天也而比歲旱蝗今兹霖潦所以干天地之和者其咎安在諉之於數

既非格王正事之誼驗諸證應則漢儒傅會之說或病乎拘其將何以為感格之要和戎偃兵所以息民也而江湖淮甸之間弄兵跳梁相延未已比而誅之固非開民自新之意一於招攜則前事之失又在所當懲抑將何以為綏定之策朝綱正矣而國勢未尊維持振起豈尚有當講者乎公道伸矣而人材未盛長育培養豈尚有可思者乎禮義廉恥所以遇士大夫者不為不厚而首公盡節鮮得其人風厲之道其將安出穹爵峻秩所

以待將帥者不為不至而折衝禦侮未覩其效駕馭之術其孰當先曩者患民食之未充於是有賑糶之令又慮夫貧而瘠者無所得皆於是乎有賑濟之令或謂彊有力者得之而罷弱者不及也其信然歟今中都米石為錢者萬大農既亡羸儲平糶抑又未足所仰以紓目前之急者二麥而已麥或告傷又將若何荒政之防所宜豫講昔人已行之良法其亦有可遵者乎曩者患楮幣之日輕於是舉秤提之策而矯虔吏並緣為姦漁奪

吾民於是頒予民從便之令或謂命令數更適以滋弊其果然歟獻議之臣論說百端間嘗命郎省折衷以聞而施行迄未有緒末流之患殆弗止此其將何以捄之乎昔之君子有當事變搶攘之衝而身任天下之責堅忍彊力迄用有濟者葢不少矣今君臣同心耆俊在列正大有為之機也而悠悠歲月未有以深慰天下之望豈規遠圖者不當以近效計歟上方開廣言路樂聞忠規願極陳當今之宜以副明詔所為給札之意其無遜

問人才國計民力邊防四事試宣繒林坰

問恭惟主上厲精更化于兹五年鄉也邉塵屢驚羽檄旁午今以寧謐聞矣鄉也旱蝗仍歳米石萬錢今以豐稔告矣自常情觀之若足恃以為安而有識之士㣙然深維葢可謂小康未可謂長治也然則厝火積薪之防徹桑綢戶之備正今日所宜汲汲者盍相與講明之可乎今天下之事不勝其衆而繫於安危之大計者四焉往者政在權臣用舍易位人材之衰陋固宜矣今公道

昭明黜陟惟允而當饋太息每有乏材之憂平居論議激昂奮發不為無人及寘諸盤錯紛紜之會顧未深愜人意者平時猶爾設不幸有非意料之所及殆將誰任乎此人材之未盛不可不論也往者兵事方毀調度百出國計之匱竭宜矣今朝廷無大興作尚方無大錫予而主計之臣動以弗給為憂楮價日削未知稱提之方祠牒日鬻不虞蠹食之害平時經費凛凛如此設有緩急其將安仰乎此國計之未裕不可不論也民力之困

亦既甚矣曩者掊克之吏布滿郡縣公私赤立固其宜也今牧守廉按之臣差擇維謹而元元愁歎尚若不安其生其故何邪年穀僅登葢藏猶寡一有旱乾水溢之變欲亡捐瘠得乎然則裕民之政何者當急邊防之徹葢有日矣曩者庸人債帥迭主兵柄軍政隳壞亦其宜也今總戎分閫之任非材不授而號令風采足以折衝禦侮者亡幾其故何邪聘覘交馳既難遽恃萬一有風塵之警果孰為之扞蔽乎然則備邊之畫其孰當先孟

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今中外甫寧正君臣交儆之日思患豫防之策舍斯時而弗為後將有不勝為者此聖天子所以亟聞昌言而有司所為承詔發策之意也其極陳當今之宜以對無有所隱

問郊祀 試李鳴復

問恭惟皇上嗣服以來屢修元祀神示嚮答誕揚無疆之休迺者明詔有司將以冬至祇見於郊丘猗歟盛哉

丕天之大律也葢嘗考諸古而有疑焉舜之肆類也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而地示之尊獨不與祭何也記稱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說者以冬至圜丘之祭為禘孟春感帝之祀為郊夫禘者宗廟之事也謂之祀天既於禮亡所據而五勝相推之術昉于戰國太微感生之說出於緯書曾謂虞氏之世而有此乎周官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又曰兆五帝於四郊說者因是有六天之名夫天本無二安得有六王氏之論正矣然四圭有邸

以祀天又以旅上帝則上帝與天殆不容無辨其果可合為一乎王鄭皆世大儒而持論不同如此將何所折衷乎繇漢及唐郊祀之禮蓋亡慮數十變大抵因訛踵陋不足考證惟我國朝繼天立極參酌古今斷為一代之典聖子神孫率由舊章雖百世弗能易也而元豐間廷臣獻議顧有謂南北二郊各當親祀而以合祭為非者有謂人主齋精之意不專於郊見而分為廟饗為失者當時蓋嘗采用其説止祀天於圜丘矣而北郊之祭

廼僅從攝事何歟輟景靈諸殿之朝謁矣而大輿太廟之饗廼尚循舊制又何歟元祐中嘗議分祀矣而弗果行紹聖政和嘗行矣而弗克久意者因時立制非必深泥於古歟或曰天人相與不離陟降動靜之間誠意孚格不在區區禮文之末皇上祗翼一心對越無愧用能轉饑儉為豐登易囍虞為帖泰天人相應之機信不誣矣而災異譴告猶或未免其故何邪閒者風霆之警象緯之愆一或儆聞惕然戒懼不敢少忽言事之臣有以

修德弭烖為請者上皆俞之盖深得格王正事之指然
求其所謂致異之端殆不可得質諸洪範五事之傳其
亦有合歟更化以來甚重館閣之選命有司給筆札歲
不過二三人士大夫遇不諱之朝當殊尤之舉必有卓
偉切至之言可以裨國論者願考前代禮典之沿革孰
失孰得漢唐諸儒及我朝羣臣之議論孰正孰偏今日
格天召和之本何者當急其詳著於篇以備上之采擇

問時政數事乙未省試經義場

問恭惟皇上以聰明聖知之資遵養十年甫親聽斷煥陽光於陰曀震霆聲於淵默期歲之間更張百度寖就條理迺者正月之吉始和奎畫爛然自天而下臣民章奏彚集登進開言路也蠲邊甿力役之繫戢都人行戸之害恤民隱也王邸后家分置師儒以訓以廸睦親姻也三邊制閫繕修戎備常若敵至固疆埸也嚴易卷假手之禁戒挾書傳義之習重儒科也又惟端平改元以來務革衆弊所以察吏寛民理財治兵者條目甚備而

中外薦紳因循玩弛恬不禀令於是誕頒詔旨俾大臣諏訪以聞又所以作新羣聽也至於提兵出境則有禁圖安靜也喜怒専殺則有禁儆暴殘也上稽周室以正月垂治教之象下考漢氏以立春下寛大之書皆因天時以新命令然未有舉大政數十條於挾日之間如今之盛者也或謂言路之開善矣然論建多端亦皆適當文書叢委未易徧覩必命近臣平處復奏如漢元鳳之制而後有聽言之實其果然乎民瘼之恤善矣然奉行

非人則德澤壅而不流必擇良吏以布宣之如黄霸之在潁川而後有裕民之實其又果然乎親媚之教為慮遠矣然膏梁紈絝之習必欲陶之以禮義當如絳灌之議選士之有節行者與居然後能成長君少君之美不然則四姓小侯㮣嘗置學而近戚驕溢之患卒見於後日然乎否也疆埸之固為備嚴矣然敵至而懼敵去而侮人之常情必如楚克庸以來無日不討軍實而伸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然後能起晉人之畏否則狃馬思啓

封疆者將得以闖吾之隙然乎否也文闈宿弊詎容安視然以傳注詞章之學蒐魁壘奇傑之材識者病之久矣必也用楊綰賈至之議庶幾鄉舉里選之遺意不然雖朝出一令夕申一禁其所得者猶是人爾其又信然歟至若察吏寬民而下皆方今之要務擿其尤大者言之國計之乏若何而能饒邦弊之輕若何而使重邊事既興我雖欲静焉能必敵之不動保固新復之疆懷來新附之衆其策將安出乎魏絳和戎之請賈生餌敵之

術其策果可恃乎夫春者天之所以生也皇上至仁如天方將對時育物俾天壤之間無一弗獲其所英雋之士萃在闕庭其思所以仰裨大政者悉意而敷陳之有司將拔其尤以獻

問大學君德治效 乙未南省賦場

問恭惟皇上以温恭濬哲之資輔之緝熙光明之學儒紳濟濟日奉燕閒時發玉音從容訪問莫非聖賢之精粹道德之淵源致知力行交勉互進益得二帝三王修

德立治之本而揆諸大學一書尤脗合焉故窮性命之
奥而不遺事物之粗因見聞之博而益充智識之妙則
物之格知之至可知矣思無邪毋不敬揭之侑坐以代
盤盂之銘凛然對越在帝左右則意之誠心之正又可
知矣車馬服御無汰侈之私盤樂遊畋無縱逸之行此
見於修身者然也化行中壼而私謁不形教孚外里而
驕恣不作此見之齊家者然也是宜表端而景從本固
而末茂然求之法度則有未盡修求之紀綱則有未盡

肅吏雖屢飭而廉隅不立民雖加恤而彫瘵自如財耗於浮費之殷兵病於虛籍之冗則國未可以言治也疆埸鴟張而備禦之實多闕中原雲擾而恢拓之力孔艱四方萬里政疵民隱不獲徹聞者何可勝數則天下未可以言平也夫修巳有安人之效明德有新民之功今君德庶幾乎古而治效則未及其故何邪考之在昔若漢武帝欲聞大道之要葢有意於窮理者而尊聞行知何為尚形仲舒之戒唐太宗謂諂諛嗜慾之交攻葢有

意於治心者而樂身縱欲何為尚煩魏徵之諫豈茍知者易而允蹈者難强持於暫者易而安固其守者難歟文帝履節儉先朴素可謂能檢其身而銅山之賜乃或妄費顯宗抑後宫敕外戚可謂能正其家而流水游龍之戒肆尚或踰法豈由儉入奢者易而以義勝恩者難歟四君漢唐之盛者也由其徳有未粹故效亦似之然則論治於今日其本得無可思者乎皇上嗜學如渴聽言如流講讀論争之臣凡有切劘無不容奬兹又明詔

有司俾取議論質直之士將登進於庭而親策之雲章

奎畫所以戒勵者至惓惓也其為敷析大學本末先後

之指與君德之當盡者若何而加勉治效之未形者若

何而亟圖追迹帝王之盛而盡揜漢唐之美必有以仰

裨淵聽者有司將拔其尤以獻

西山文集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山文集卷三十三　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　溥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主事臣陳　墉

謄録監生臣吳　魯

西山文集卷三十三

宋 真德秀 撰

說

潭州示學者說

予既新其郡之學又為之續廩士之費俾誦絃於斯者徼一日之暇焉教授陳君端甫過余而請曰公之於士也有以安其居又有以足其食顧無一言以淑之可乎

余謝曰此師儒之事也予何言雖然昔嘗聞之孔氏矣豈不曰古之學者為己乎自漢以經術求士士為青紫而明經唐以辭藝取士士為科目而業文其去聖人之意遠矣今之學者其果為己而學歟其亦猶漢唐之士有所利而學也如果為己而學則理不可以不窮性不可以不盡不至乎聖賢之域不止也若其有所利而學則苟能操觚吮墨媒爵秩而貿軒裳斯足矣驅貫其心弗顧也脂韋其行弗恥也此學者邪正之岐途也請以

是淑吾士可乎端甫曰敬聞命矣抑後世之言學者其有得於孔氏之指歟曰後世之言學者其不繆於聖人鮮矣獨嘗於唐之陽子近世之石子尹子有取焉陽子曰學者學為忠孝也石子曰學者學為仁義也尹子曰學者學為人也是三言者庶幾聖門之遺意乎方唐之世士習之陋甚矣陽子一旦倡斯言於太學如天球之音威鳳之鳴學者竦然洗心而易聽歸覲其親者踵相躡焉理義之感人如此然則石子之言其有異於陽子

歟曰亡以異也仁者孝之源義者忠之幹曰仁義則忠孝在其中矣然則君子之言其有異於二子歟曰亡以異也夫人與天地並而為三才者也必也兼五常備萬善然後人之道立焉其譬世之深為人之切又進乎二子矣敢問所以學為人者奈何曰耳目膚體人之形也仁義禮智信人之性也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人之職也必循其性而不悖必盡其職而無愧然後其形可踐也孟子曰人之異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

之又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遜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夫天之生斯人也與物亦甚異矣而孟子以為幾希何哉葢所貴乎人者以其有是心也是心不存則人之形雖具而人之理已亡矣人之理亡則其與物何別哉故均是人也盡其道之極者聖人所以參天地也違其理之常者凡民之所以為禽犢也聖愚之分其端甚微而其末甚遠豈不大可懼乎子故曰尹子之言其警世之深為人之切又進

乎二子也吾黨之士茍無意於聖賢之學則已儻有志焉則反躬内省於人道之當然者有一毫之未至必將皇皇然如渴之欲飲餒之欲食也凛凛然如負鍼芒而蹈炎棘也吾子幸以為然則願以告夫同志者俾知太守之期乎士不在於徼人爵取世資而在乎敬身而成德也端甫瞿然曰公之淑吾士者厚矣璐請揭其言於學以為士之則

楊繼祖字說

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念者念也如不顯惟德即顯也詩人命詞大抵類此蓋言為人子孫當以乃祖為念而述修其德也德者何仁義禮智信是也惟能自修其德然後能繼述其祖之德表姪楊繼祖求字於余為本大雅之義字之曰子修云

禱雨說

雲蒸雨降雖自於天其實從一念中流出故禱祈未效不可怠怠則不誠矣既效不可矜矜則不誠矣不效不

可慍慍則不誠尤甚焉未效但當省己之未至曰此吾之誠淺也德薄也於神乎奚尤既效則感且懼曰我何以得此也不效則省己當彌甚曰神將臯我矣吾其能容身覆載間乎盖天之水旱猶父母之譴怒也為人子者見其親聲色一旦異常戒儆畏惕宜如何邪方其未復當如大舜號泣于旻天時如伯奇履霜中野時幸而復則喜而不敢忘敬而不敢弛惴惴焉恐親之復我怒也故曰仁人之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紹定己丑中

元前一日禱雨于仙游山書此自警且以告親友之同致禱者

志道字說

吾子志道舊名正則字誠之歲甲申易今名因以仁夫更其字而告之曰汝知吾所以命爾之指乎夫志者心之用也心無不正而其用則有正邪之分不可不察也昔者夫子以天縱之聖猶必十五而志于學蓋志者進德之基若聖若賢莫不發軔乎此志之所趨亡遠不達

窮山鉅海不能限也志之所向無堅不入銳兵精甲不能禦也然則汝之志將焉從而可耶蓋吾聞之善惡二塗維道與利而已志乎道則義理為之主而物欲不能移志乎利則物欲為之主而理義不能入此堯桀舜蹠之所由以異也可不謹乎茲吾所以名汝之意也夫道之與仁非有二致然聖人之教既曰志於道矣又必曰依於仁也曰修身以道矣又必曰修道以仁也蓋道者衆理之總名而仁者一心之全德志乎道而弗它可謂

知所鄉矣仁則其歸宿之地而用功之親切處也思昔聖賢言仁何莫非要至於仁者人也仁人心也則直舉其全體以示人學者尤當深味也夫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有是仁也有是仁而後命之曰人不然則非人矣此孔氏言仁之要也仁者心之生理人而不仁則喪其所以為心猶果穀焉生意不存枵然死物爾此孟氏言仁之至要也盍亦反諸身而求之方其人欲未萌天理完具方寸之間盎然如春此即汝本心之全體也推是

心以往其事親必敬其事長必順以處閨門則睦以交朋友則信當是時也豈有不仁者哉惟夫私意横生理蔽於欲然後流而不仁爾然則求仁之方其孰有先於克己者乎蓋己者有我之私而害仁之蟊賊也蟊賊除則嘉穀茂私欲淨盡則本心之德全亦在乎克之而已矣克者何戰勝攻取之謂也私意方萌本心未泯則理與欲對正兩軍交綏鏖壘之時也直者勝則曲者負矣理為主則欲為客矣兵凶戰危夫人而知之私欲之害

慘於鏌邪而烈於燎原之火非知道者不能察也是則志道必貴於求仁而求仁莫先乎克已茲吾之所以字汝之意也汝其有志於是否歟嗟夫汝之有是形也天實賦之汝之有是性也天實予之必盡性而後形可踐也不然則形雖人斯實則物只豈不甚可恥乎昔潁濱蘇公有言凡人之所不以告它人者必以告其子此天理人情之極致非私之也旣以語志道又為之說使與同志者切磋焉

楊端義字說

予婦氏之弟楊君本名宗猷今為易之曰宗道又從而請字焉余謂子伯氏以端仁為字矣欲以端義命子如何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二者人之所以為人而異乎物者也今伯之字曰仁而季之字曰義其名美矣盍亦勉修其實以毋負命字之指乎楊君曰謹聞教矣抑道之與義果何別耶曰道者五常百行之總名而義者當然之正理也人之求道何所自入惟於理之當然者

由之而無所悖焉則道在是矣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理之所當然即義也道以體言義以用言用無不盡則體在其中非二致也然聖賢言義必以利對蓋義固所以為利也為義則無不利狥利則賊乎義矣毫釐之差而舜蹠以異豈不甚可畏哉孔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吾子誠諸又曰見利思義吾子勉焉

詹宗楚字説

詹塄名何而字功父曰吾將以法蕭何也予謂學者當

求道而不計功今吾子方學古之道而惟功是求豈聖賢教人之意耶聞昔楚有隱者與子之氏名同其答楚莊王治國之問有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臣未聞身治而國亂又未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斯言也葢聖門之遺指豈春秋列國之士所能道哉子其更字曰宗楚而取其治身之言而服膺之則推之以及於家若國斯舉而措之耳其視汲汲於事功之求而遺其本者烏可同日而語哉子其勉之

楊實之字說

韜仲之子其名曰文華予謂昔人二名葢有與父同其一字者若王羲之獻之是也然之特語助云爾雖同未害今韜仲昆弟之名其上皆曰文子復同之可乎去文而獨名華斯得之矣華曰謹如教然華之年且冠願求所以字之者余聞楊子有云實無華則野華無實則史今以實之爲子字如何夫言語文章者飾身之華道德仁義者修身之實二者蓋不容一闕然孔門之教必曰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故游夏之文學不可先淵騫之德行其序固如此也然則所謂實者將曷從而用力耶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子誠有意於為己之學則當自夫二者始不然則非余所敢知也故為之說以授之俾知勉焉

蔡仲覺名字說

仲覺之幼也文公先生命之曰模及其長也又訓之以伊尹之覺先生之微指果焉在耶其嘗聞先生有言為

學當識大要程夫子發出敬之一字為學者言欲以此
收斂身心置在模範中既不走作然後隨事隨物究窮
其理則心地自然光明嗚呼此先生教人之要旨也其
所以名仲覺與所以訓仲覺者其皆以是與蓋為學之
大本敬與致知而已矣伊洛君子既以此開示後學使
知表裏交進之方文公先生推明其說不一而足傳中
庸也既曰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
知其釋大學又欲學者存此心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為

窮理之要窮衆理於學問思辨之際以致盡心之功凡此皆學者所共聞至於親筆以命其名援古以勉其學則惟仲覺得之而它人不與也然則仲覺將何以稱此哉必也主敬以立其本斂然不踰於法度之中窮理以致其知超然有得於見聞之表既以自覺又以覺人庶乎不負先生付授之意矣仲覺之諸父皆以明道自任者也歸而求之當有以啟予之未悟者顧其何足以辱姑誦所聞以塞其請云

呂敬伯敬仲字說

永豐呂氏之二子過予於粤山精舍相與講學焉將告歸合辭以請曰某之昆弟名中與仁者吾親之命也中之字曰仲仁之字曰山而各配以甫者友朋之教也吾親之命某等當終身佩之若友朋之所以教則有未之悉者且中與仁之義果若何而區别耶先生爲講明之而更有以字之則幸甚予謝不敏而其請益堅則告之曰昔者聖賢言道之極致其目有三而已堯舜禹之授

受則曰中孔門師弟子之問答則曰仁而子思孟子之立教則曰誠是三者果一乎果二乎竊嘗思之誠也者以其天理之實而無偽妄之雜也中也者以其天理之正而無偏倚之失也仁也者以其天理之公而無私欲之蔽也是三者皆道之全體也虞書言中而不及仁論語言仁而不及誠夫豈偏於一哉蓋中則無不仁仁則無不誠矣今吾子伯仲之名或以中或以仁其亦假之以善稱謂邪抑真有意於求道也夫苟有求道之心不

可以不知入道之要昔者子程子嘗言之矣曰敬不可謂中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敬之中有仁不敬則私欲萬端害於仁也吁子程子其可謂為人之切與夫中者性之德也仁者心之德也性無不中嫚易以賊之斯有時而不中矣心無不仁物欲以汩之斯有時而不仁矣古之君子惟察乎此故喜怒哀樂之未發必敬以養之如對神明如臨師保所以全其本然之中也視聽言動之非禮必敬以克之如殄寇讎如去蟊賊所以全其本

然之仁也動静相涵表裏交進則天理渾然人欲熄滅自内達外無往而非中由體之用無適而非仁矣盖曰中曰仁萬善之所由出而敬也者又中與仁之所自立也請以敬之一言而易伯仲之字可乎嗚呼一念之放逸非敬也一言之矜肆非敬也一動之躁輕非敬也實未至而黷於名中無本而役於外凡此皆非敬也子歸思其所以名又思其所以字反躬以求之格物以精之謹之於方寸之微而體之以踐履之實若是庶不辱吾

字矣若曰假之以善其稱謂而已是豈予之所望也哉

李自修祝詞

予友果齋李君公晦之子治年十有五銳志於學過予粤山之麓請字焉爲本大學之義字之曰自修而祝之以辭曰於惟李氏世有德人懿哉澹翁鄉黨稱仁果齋承之志慕聖閫探討服行是究是力巍巍紫陽百代宗師英材雲從遠嗣泗沂君居其間實曰高弟得諸心傳親切超詣廼擢鼎甲廼官儒宮藹然德聲日大以

崇厥志未酬奄忽飈逝匪君是懷實惘斯世青壇之託賴此佳兒曰考克承式慰我思維乃先君以治命子欲稱是名可昧厥指稽諸字書義取攻治盡即斯言繹之味之昔在曾子猶日三省矧是初學可忘肅警予質雖敏必重以持勿儇勿浮廼德之基至珍且良結緑垂棘孰知其功它山之石爰酌古訓字以自修琢之磨之至善是求欲身之修其必由學玩意遺經景行先覺有道是師勝己是朋擇善固執謹思篤行庶幾果齋典型有

繼服膺斯言罔或失墜

劉誠伯字說

予友劉君夢先始名應刖字定甫歲作噩夢有以先登告者遂易今名是年秋果以易學冠鄉選或謂君盍更其字君以屬余余惟周官六夢之占獨所謂正夢者不緣感而得餘雖所因不同大抵皆感也感者何中有動焉之謂也其動也有真有妄夢亦隨之雖昔聖賢不能無夢惟其私欲消泯天理昭融兆朕所形亦莫非實高

宗之得說武王之克商皆是物也若夫常人則不然方寸之靈莫適為主欲動情勝擾擾萬端故厭勞慕佚則徒步而夢輿馬矣惡餒思飫則藿食而夢粱肉矣若是者皆妄也至於因夢而獲若主父谷榮之歌叔孫豎牛之兆似有其實矣而卒以基莫大之禍夢其果可憑耶非夢之不可憑也感之妄故夢亦妄也予觀中庸論前知之妙而斷之曰至誠如神夫誠者無妄之名也天下雷行物與無妄有生之類其孰無之而舉世滔滔率流

於妄者以人賊天之辠也故先儒之傳易曰動以天則無妄矣嗚呼一動之微而天理存亡於是焉决豈不甚可畏哉今請以誠伯易子之字如何夫以誠伯之材得於天既甚異而疇昔之夢孰不以科第爵秩相期而子獨惓惓於是者彼之所期者外予之所期者内也然則誠何所自入曰自敬入敬何所自始曰自戒謹恐懼始昔之君子晝參諸言行以質其學之進與否也夜考諸夢寐以卜其所得之淺與深也吾子誠能汲汲於斯涵

泳優游日進弗止則將動靜一致也夢覺一如也夫然後為敬立誠存之驗然予亦知之而未能至者斯言也非獨以勵吾子且因以自勵云

陳平甫三子字說

陳平甫之三子曰琰曰瓚而一未名閒謁余使字二子而名其季焉予謂周官祼圭有瓚用之於廟祀者也若琬於琰致命於諸侯者也三者之用各有所宜然其質則皆玉也夫祭祀聘問征伐皆國之大事其器必用玉

焉蓋物之備五常者惟玉為然故君子貴之也夫物猶以備德為貴而況人乎故欲名其季曰琬而字琰曰德元瓚曰德仲琬曰德季庶幾三子者思其名之貴則知所以自貴思其字之美則各自勵以全其美不亦可乎平甫曰然遂書以贈

詹景辰字説

心者人之北辰漢儒釋孟子已有是言矣至文公先生感興詩發明此理尤極其妙蓋列星皆動而辰常靜故

能為二十八舍之主百體皆動而心常靜故能為一身之主然所謂靜者豈兀然枯槁之謂哉寂然不動者此心之體感而遂通者此心之用顧其所以動者如何爾以理而動是謂道心以欲而動則為人心道心之發純乎天理酬酢萬變其主自若則雖動而未嘗不靜理為主而欲聽命湛然清明物不能撓則雖人而未嘗不天矣節齋之所以屬吾景辰者意或在此故其也敢申言之

附朱文公詩及蔡節齋跋

微月墮西嶺爍然衆星光明河斜未落斗柄低復昂
感此南北極樞軸遥相當太一有常居仰瞻獨煌煌
中天照四國三辰環侍旁人心要如此寂感無邊方
友人詹兄名樞求字字以景辰蓋北辰者天之樞也
天之轉運無窮而樞常不動心之應物無方而所以
為感者實有似乎此故以景辰命之詹兄其有以景
乎此也今以文公先生所作感興中一篇貽之云嘉
定庚辰孟秋下弦日淵書

詹景辰四子名字說

詹景辰有子四人謁名於余予為命其長曰然次曰煇又其次曰炎幼曰焰景辰曰四子之名敬聞命矣字雖既冠之事然願豫有以教之俟異時體而祝之也予謝不獲乃為之言曰夫火之始然其光熒熒沃之則滅煽之則盈火有盈實義見揚雄解嘲其在於人善端初發廣而充之斯暢以達然之字宜曰充輝光之發積盛乃致缸以膏明焜以薪沸蓄德之義篤實為先由美而大其序亦然

煇之字宜曰實兩火相儷其埶孔炎陽亢而極祗以為愆必嬈以水斯曰既濟剛柔相資繄德之貴炎宜字之以濟赫赫大明旁燭萬理燖火之微其照能幾惟公則溥惟私則偏以公滅私廼識其全炤宜字之以公予聞古之祝辭曰棄爾幼志順爾成德今我斯言維古是式爾齡雖穉其豫戒之勉女學問敬女威儀因言思義即名求實邁觀厥成期之異日

王去非字說

始予與九江王君為僚于金陵相好也君名遂而字穎叔予疑焉鍾山之别余從容語曰子之學以顔曾自期者也而其字則有取於戰國策士之談抑何名實之戾邪君曰此朋友之命而非吾先人之意也其盍為我更之予謂因名以制字因字以自儆則去非為宜蓋遂之為言將成而不可已之謂也故曰遂事不諫然善焉而遂之可也不善焉而亦遂之是恥過而作非也予故曰去非為宜雖然是是非非之決豈必已行而後為趨舍

哉復之初九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吾先聖以顔氏子為庶幾以其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㝡時因哀公之問又以不貳過予之夫顔子之所謂不善豈有可指之疵而所謂過者亦豈有可名之失毫芒之微有動于中即渙焉氷釋矣此顔氏子所以幾於聖與又嘗思之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是則萌動之初有吉而已而先儒乃曰幾善惡何哉蓋凡物之始未有不善者也始焉弗察則反善而為惡直一嘘吸間耳故君

子之學必於其幾而用力焉幾之未形敬以養之及其將形敬以察之其惻隱邪其羞惡辭遜與是非邪此道心之萌而易之所謂吉也推而達之唯恐弗至其可不遂之邪反是則為人心之動善之與惡於是焉分是則遂其善者而去其不善者此正吾用力之機也吾子以謂如何君曰然去是十有五年而後能筆之於牘為字王去非說

吳仲本字說

予之鄉友吳君少開豁有大志睨世俗廹隘若不足己容則慨然曰天地間物之最鉅者莫海若也遂以自名而舉於有司既得之又屬余為之字余曰予將以海自居乎抑將學而至於海乎由前之說則予既以大自足矣予尚奚言由後之說則予方務進而不已也請以孟子源泉混混之義為予告可乎吁水之能流而不息以至于海者以其有本也易曰山下出泉蒙夫山者泉之本所積者厚則其流不窮不然則溝澮之集其涸可立

待耳故字子曰仲本子其循名思義顧修其所謂本者則於大也可幾矣不然則好大而不為大予不為子願焉

俞深父字說

嚴陵俞氏子奫謁余更其名予曰是不必更也昔人云奫淪泫澄深是則奫之為義可識矣今請仍子之名而字之曰深父夫學者之於道非淺易輕浮之可得也史稱揚子雲默而好深湛之思余取以為法焉故亦以字吾

子

孫子陽字說

盱江孫君南謁字於予予語之曰四方一也而古者聖人獨惟南之鄉豈非以至陽之所在乎夫陽生於北盛於東至南而極矣陽不極不為乾善不極不為君子易於陽之將進則引而伸之於陰之將萌則距而塞之善治身者亦然改過而遷善克己而復禮皆進陽消陰之事也子誠有意乎則顧以子陽為子字嗚呼子陽其思

所以用力乎哉子之鄉有南豐先生嘗字其學者而警之曰子毋徒善其稱謂而已僕請借以為子規

陳子公字說

永嘉陳侯均以尊君之諧易今名且告于西山俊真其曰盍為之字予按字書均者平也等也徧也周禮一書言均民均國者非一詩之刺尹氏曰秉國之鈞不平謂何而吾先聖亦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也然則斯名之義大矣夫處物之平視物之一及物之周三者天下之至

善也雖微聖賢疇不樂諸然世之人訖莫之能者有以賊之也賊之者何曰私而已爾是物也其萌財鍼芒其害溢穹壤楊氏為我一毛弗捐白圭壑鄰千里成淵職是故也昔之君子自事其心惟日三省一或有是則猶去食根之蟊逆伏垣之盜疾起而赴之不敢或後者以是物也况吾靈臺則欲勝而喪仁利滋而毀義嶮巇橫出焉得而平町畦角立安得而一愛惡多歧又曷從而周徧邪故私者衆慝之源而以公去私者萬善之本也

吾子敏學而好修且有志於及物者請以予公為子字如何竦然曰此一字箴也願幸而筆之於牘以為吾終身規予曰唯唯

裕說

大易三陳九卦而曰益德之裕也夫益之所以裕者何哉見善則遷而衆善皆歸焉有過則改而纖惡不存焉優游天理之中而無人欲之危迫夫焉得不裕然聖人又言益長裕而不設譬之苗稼然浸灌滋培日加益而

不自知是之謂長裕若有設張造作之心則是揠苗而助長矣何裕之云馬君伯華問裕說於袁子袁子語之盡教之至而復以問予予謂伯華而能充此心夫焉往不裕故以所聞教之

劉嗣忠命名說

建陽劉君純以儒家子慨然有當世之志方盜起汀樵全閩皆震動建陽密接昭武人情尤憂危君獨傾貲募壯士爲扞衛鄉井計嘗一再與賊戰剉其鋒昭武守王

遂請于朝改宣教郎知邵武縣時王師在汀劒諸盜次第平獨下瞿負固不服有司數諭之無降意君不欲累王師徑提所將兵擣賊巢拔柵欲入會日且暮衆寡弗敵死之招捕使以其事聞詔予一子官嗚呼君雖死其義烈凛然猶生也世之異議者顧從而訾之謂其輕身以挑賊夫使當世之有官守者人人能重國事而輕其身人人能不畏賊而敢與之角區區虵豕之羣安能長驅深入所至如蹈空虛之境乎莫難於死而猶忍交喙

以議之其不與人為善亦甚矣賴朝廷清明崇奬忠義錄其子以官於是君之大節昭然暴白於世君之嗣子年雖幼而風骨不凡盖必能保其家故為名之曰嗣忠使知勉焉紹定五年十一月癸丑同郡真某書

箴

思誠箴

誠者天道本乎自然誠之者人以人合天曰天與人其本則一云胡差殊盖累於物心為物誘性逐情移天理

之真其存幾希豈惟與天邈不相似形雖人斯實則物
只皇皇上帝命我以人我顧物之抑何弗仁維子思子
深憫斯世指其本源祛俗之蔽學問辨行統之以思擇
善固執惟日孜孜狂聖本同其忍自棄人十己千弗至
弗已雲披霧卷太虚湛然塵掃鏡空清光自全曰人與
天既判復合渾焉一真諸妄弗作孟氏繼之命曰思誠
更兩鉅賢其指益明大哉思乎作聖之本歸而求諸實
近非遠

勿齋箴

箕子陳洪範五事曰貌言視聽思顔淵問仁夫子旣告之以克己復禮爲仁至問其目則又告之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而思不與焉何哉其嘗聞之勿之爲言禁止之謂也耳目口體因物而動非心爲之主宰其孰能止之然則勿云者正指心而言也特學者弗之察陳無競以勿名齋其請推演其義而爲之箴箴曰天命之性得之者人人之有心其孰不仁人而不

仁曰為物役耳蕩於聲目眩於色以言則肆以動則輕人欲放紛天理晦冥於焉有道禮以為準惟禮是由匪禮勿徇曰禮伊何理之當然不雜以人一循乎天勿之為言如防止水孰其尸之曰心而已聖言十六一字其機萌牙既幹鈞石必隨我乘我車駟馬交騤孰範其驅維轡在手是以君子必正其心翼翼兢兢不顯亦臨萬夫之屯一將之令霆鍧飈馳孰敢奸命衆形役役統于心官外止弗流内守愈安其道伊何所主者敬表裏相

維動靜俱正莠盡薙長酷化醴醇方寸盎然無物不春
惟勿一言萬善自出念茲在茲其永無斁

夜氣箴

子盍觀夫冬之為氣乎木歸其根蟄坏其封凝然寂然
不見兆朕而造化發育之妙實胚胎乎其中蓋闔者闢
之基貞者元之本而艮所以為物之始終夫一晝夜者
三百六旬之積故冬為四時之夜而夜乃一日之冬天
壤之間羣動俱閴窈乎如未判之鴻濛維人之身嚮晦

宴息亦當以造物而為宗必齋其心必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於牀笫之上使慢易非辟得以賊吾之衷雖終日乾乾靡容不息之間斷而昏冥易忽之際尤當致謹戒之功蓋安其身所以為朝聽晝訪之地而夜氣深厚則仁義之心亦浩乎其不窮本既立矣而又致察於事物周旋之頃敬義夾持動靜交養則人欲無隙之可入天理皦乎其昭融然知及之而仁弗能守之亦空言其奚容爰作箴以自砭常凛凛乎瘝恫

頌

潭州復稅酒頌

嘉定十六年五月戊辰有詔復潭州稅酒法守臣某拜手作頌以紀其實俾邦人父老咏歌於無窮其詞曰

洞庭之南　衡嶽之麓　盤盤大都　維楚舊服
歲在元默　帝命下臣　錫爾麾符　惠鮮我民
予闢四門　視聽無隔　一夫傷嗟　若在朕側
臣拜稽首　帝仁其天　奔走奉承　敢或弗虔

來說于郊　訪爾父老　女欲女言　女感女告
昔豐且腴　曰維樂都　今瘠而瘁　曷其致諸
父老曰嗟　民瘼孔庶　若時榷酤　斯患之鉅
為法穽民　莫如糟丘　欲措于安　維舊之由
廼案圖書　廼諏掾史　廼奏廼陳　請復其始
昔在中興　舍榷而征　民既胥樂　官維省刑
有臣棄疾　易征而榷　正論盈庭　爭折其角
皇皇孝宗　有詔赫然　曾是藩臣　廢置可顓

藩臣為誰　前恭後丙　維利是漁　罔顧君命
科調紛紜　徧于属州　禁如牛毛　犯者愈稠
維帝命臣　邦本是殖　臣不以間　其皐當極
天子曰嘻　念彼遠人　其可爾奏　往敷吾民
臣既承命　斟酌損益　爾俗所安　無改於昔
爾賦所入　則惟其輕　維以便民　匪曰取嬴
爾有父母　孝養宜厚　歲時奉觴　介爾親壽
爾有宗族　若弟若昆　獻酬交歡　愛敬斯存

爾飲于鄉　少長是序　銷其爭心　復爾淳古
維以成禮　勿繼以淫　苟湎且淫　則非守心
游泳太和　沐浴膏澤　於萬斯年　毋忘帝德
作爲頌詩　碣于道逵　維後時臣　勿替引之
有尊在衢　行者斯止　言歌既醉　永繹厥旨

銘

西齋銘

心誠求之父母之保赤子不怨不疾聖賢之待頑民大

慈平等佛菩薩之憫衆生深心惻怛大醫王之救病者為政者以是存心庶乎無負長人之寄矣

虛舟銘 并序

余嘗喜誦莊子虛舟語長沙郡齋有小室名方舟欲易之未暇也雙井黄子廼以為名余忻然為作四言

萬斛之舟不楫不維溦溦長川縱其所之云誰有舡適與之觸舟本何心奚怨奚讟德人天遊其中休休我無

憂憎物自春秋雨露零零孰知其德雪霜凝凝豈曰予刻伯氏無尤季平見思懷哉兩賢心事可師紛紛小夫欲蔽私窒森然戈矛動與物敵涪翁有言吾誰疏親子今自名豈其後人世途漫漫濤激浪洶往安子行萬變勿動

蒙齋銘并序

桂陽史君張侯其以蒙名齋西山倮真其取果行育德之義為之銘其辭曰

物盈兩間有萬其數天理流行無一弗具維象之顯理寓乎中反而求之皆切吾躬觀天之行其敢遑息察地之勢亦厚於德天人一體物我一源驗之羲經厥指昭然卦之有蒙內險外止止莫如山險莫如水曷不曰水而謂之泉濫觴之初其流涓涓其出之微若未易達其行之果則不可遏有崇茲山潤澤所鍾維靜而止出乃不窮始焉一勺終則萬里閒奚以然有本如是是以君子取法于斯維義所在必勇于為維行有本繫德焉出

是滋是培其體乃立静而養源澄然一心動而敏行萬善畢陳厚化川流初豈二致溥博淵泉其用弗匱於惟簡肅賚有此孫揭名齋扉目擊道存養正於蒙奚必童穉終身由之作聖之地

褚衾銘 示子志道

褚君之先滕同厥宗麻源湛盧豈其分封粤有智者創之為紙傳聖賢心衣被萬世巧者述之製為斯衾覆冒生人厥功亦深朔風怒號大雪如席晝且難勝況於永

夕豈無纖纊衣以厚縉擁之高眠可當嚴凝井地不行民俗所宴終歲之厘弗給布絮一衾萬錢得之曷繇不有此君湅者成丘我嘗評君蓋具四德盎兮春温皜兮雪白廉於自鬻樂於燠貧誰其似之君子之仁我方窮時惟子與處豈如弁髦而忍棄女不敢而盟偕之終身且將傳之于萬子孫咨爾小子惟素可寶敝緼是慚豈曰志道者不可縱欲不可窮去華務實前哲所同以侈致喪何羨乎季倫之錦障以德見欽何陋乎温公之布

衾怵心一開其流曷已獸攫狼吞實自茲始故曰儉者廉之本廉者行之先吁嗟汝曹可不勉旃

絅齋銘 為東巖王次點作

衣錦絅衣裳錦褧裳有美于中而弗自章云胡昔人若是其晦為己之功無與乎外凜焉戒惕于隱于微我欲亡愧匪斮人知充實光輝其積莫揜而我之心惟一韜斂細人有善汲汲暴揚敝緼中閟文錦外張孰知聖門回愚參魯樸兮若無至美森具中庸之末凡八引詩聲

臭泯然繇此其基淵乎旨哉聖學之妙入德之門曰惟至要猗歟王子日處此齋益深益徹古人與偕

敬義齋銘

惟坤六二其德直方君子體之為道有常內而立心曰直是貴惟敬則直不偏以陂外而制事曰方是宜惟義則方各當其施曰敬伊何惟主乎一凜然自持神明在側曰義伊何惟理是循利害之私罔汨其真靜而存養中則有主動而酬酢莫不中矩大哉敬乎一心之坊至

哉義乎萬事之綱敬義夾持不二不忒表裏洞然上達天德昔有哲王師保是詢丹書有訓西面以陳敬與怠分義與欲對一長一消禍福斯在怠心之萌闒焉沈昏欲心之熾蕩兮狂奔惟此二端敗德之賊必壯乃猶如敵斯克怠欲既泯敬義斯存直方以大協德于坤一念少差視此齋扁嚴師在前永詔無倦

贊

自贊

莫笑頹顏蹙額只堪短棹扁舟明月一輪如水問君還解傳不

袁廣微真贊

傳絜齋心得慈湖髓方寸虛明燭千里是為鄧山子袁子

西山文集卷三十三